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 十 九 年

第一〇九九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1099).....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1

例 言

凡有關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一千零九十九次會議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arlos Alfredo BERNARDES
(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玻利維亞、巴西、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1099)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488)：

- (a)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聯合王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3)；
- (b)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賽普勒斯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545)

一. 主席：我現在依照安全理事會前此所作決定邀請賽普勒斯、土耳其及希臘代表參加我們關於本問題的討論。

應主席請，Mr. S. Kyprianou (賽普勒斯) Mr. T. Menemencioglu (土耳其) 及 Mr. D. S. Bitsios (希臘) 就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理事會現在要開始審議議程上的問題。

三. 大家當尙記得，昨天下午安全理事會決定依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請 Mr. Rauf Denktas 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我當時曾表示，我想請他現在發表他的陳述。

四. 我現在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五. 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願就程序問題發表下列陳述：在安全理事會昨天的會議上希臘常任代表問理事會一個問題：土耳其代表在理事會內稱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為“希裔賽人的代表”，他用這種名詞不知是否反映土耳其代表及土耳其政府的官方態度？我們認為希臘常任代表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除非充分加以闡明，否則我們根本無法順利繼續我們的工作。

六. 我們可從安全理事會紀錄中看出，土耳其代表早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初次在理事會內陳述時即說以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為團長的賽普勒斯全權代表團，在他看來，祇能代表希裔賽普勒斯社區。是以，應安全理事會邀請參加理事會會議的土耳其代表的處事態度從頭起即已抵觸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因為根據理事會決定，理事會是邀請賽普勒斯外交部長以賽普勒斯共和國全權代表的資格參加本問題的審議的。

七. 難道我還需重申 Mr. Kyprianou 以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身份擔任該國正式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是經該國國家首長馬卡里奧總主教任命的嗎？Mr. Kyprianou 以聯合國會員國全權代表資格在理事會內發言就是憑着這種身份而且僅憑這種身份。鑒於這次顯然並不是失言，或是技術上的保留，所以安全理事會有權請土耳其代表將這事解釋一下。

八. 因此，而且鑒於希臘代表昨天的陳述，蘇聯代表團本身提議理事會應先聽一下土耳其代表對此問題的解釋。

九. 主席：我方才說錯了，蘇聯代表的陳述並不是程序問題，而是要求提供情報。因此我將請土耳其代表發言。他已表示願意答覆。

一〇. Mr. MENEMENCIOGLU(土耳其)我不懂何以土耳其代表發表了一項意見，希臘代表發表了一項意見，可以發生程序問題。而且爲什麼要蘇聯代表決定提出程序問題，實在很難了解。不過，爲使理事會明白起見，我要說賽普勒斯的情勢仍一如我初次陳述時那樣，換言之，我們，土耳其仍有一個大使館駐在尼古西亞。我們不說這個政府是一個不合法的實體，我們並沒有在此說過這話。

一一. 根據賽普勒斯憲法，賽普勒斯有一個總統，根據同一憲法有一個副總統、內閣閣員，當然還有一個外交部長。土耳其外交部長曾與不列顛及希臘外交部長，土耳其社區各代表及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一同在倫敦舉行會議。所以，關於這一點，根本沒有問題。

一二. 問題是如何向外界說明賽普勒斯政府本身的主張。在座各代表團現在諒必已經知道，依據憲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四條，對於外交問題，尤其如此重要的問題，必須舉行國務會議，且應請土裔副總統發表意見。現在土裔副總統根本無法前往他的辦公室，因爲他的辦公室曾遍遭槍擊；他根本無法執行他的職務，我們在此聽到的意見事前都未與他磋商。

一三. 所以，我自然要說這些意見祇反映發表者的意見，他們既未徵詢土裔賽人的意見，所以當然不反映土裔賽人的意見。又鑒於依據憲法，必須顧及雙方的意見，所以這當然不能算是賽普勒斯政府本身的意見。我們已經聽見若干意見，依據憲法，發表這些意見的人便受這些意見的拘束。我沒有說這些意見都沒有價值；我們反而很想知道這些意見。不過，我祇想據實說出它們是代表什麼意見。這就是實際情形。就是爲着這個原因，所以我說我們在這裏聽到的意見祇反映一方面的意見。我相信我方才的解釋已經闡明了這種情形。

一四. Mr. FEDOREN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誠如我們已經指出，希臘常任代表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

一五. 我們應予強調指出，土耳其代表用來稱呼賽普勒斯共和國全權代表團的名詞不但有一種道義方面的意義而且據我們看還有一種重要的政治方面的意

義。就是爲着這種原因，所以理事會各理事有權聽取土耳其代表的解釋。我們已很審慎地聆聽了土耳其代表方才的陳述。這項陳述使我們認識他之所以在安全理事會內用絕對不能容許的名詞去稱呼聯合國一個主權會員國整個代表團及其團長的動機。土耳其代表的動機，根本與聯合國各會員國在憲章下所負的義務不符。

一六. 至於土耳其代表所作陳述的口氣與含意，我們要首先指出，都是與他自己以前在安全理事會內提出的呼籲，顯然相反的。讓我追述一下，土耳其代表在二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第一〇九五次會議內陳述時曾表示若干據他說可對理事會工作的成就有貢獻的願望。

一七. 這些願望是什麼，他最主要的願望是什麼？我引述他的話如下：

“第一，我們希望理事會各理事不要介入不相干的事項”——我要強調“不相干的事項”一點——“使賽普勒斯問題不能解決，或使其更易爆發，或將這極不愉快的情勢變成‘冷戰’問題。”〔第一〇九五次會議，第二二〇段。〕

一八. 參照會議紀錄可見土耳其代表非常喜歡這意思，以致他又在二月二十五日理事會第一〇九七次會議中重述其全文。我無意重複這些話，因爲這些話與我方才引述的完全一樣。

一九. 土耳其代表曾堅持的勸導別人——我引述他的話——不要介入不相干的事項使賽普勒斯問題更加一觸即發，所以照理可望他自己本人會記得他對別人的勸告和呼籲。不幸，他並不記得。而且土耳其代表自己反而不遺餘力地以不相干而又使問題的審議更趨複雜的事項來阻礙安全理事會工作。

二〇. 事實上，主張請 Mr. Denktas 以賽普勒斯問題的“其一利害關係人”的代表前來安全理事會發言的建議，根本是土耳其方面提出的。我們都知道，這項建議根本未獲安全理事會支持。事實上，嚴格地說，賽普勒斯除了賽普勒斯政府本身之外，還能有什麼利害關係人呢？賽普勒斯有一個合法的國家政府，在國際關係上及在聯合國內都承認這個政府的代表爲賽普勒斯共和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二一. 雖然 Mr. Denktas 終於順利成功獲准以私人資格參加安全理事會會議，但是或可在此指出他自

稱代表賽普勒斯的利害關係的一方的意圖顯然並未成功而根本不能成功。

二二。另一方面，土耳其代表顯然預料他希望使賽普勒斯有兩個當事方面的理論不會獲得安全理事會的支持，——事實上這就是 Mr. Denktas 事件遭遇的情形——所以他想不妨武斷地在他的陳述內提出賽普勒斯兩個當事方面的意見，甚至還公然攻擊賽普勒斯共和國代表團的權限。尤其是土耳其代表昨天在其向安全理事會發表的陳述內居然還冒昧的說賽普勒斯共和國外交部長是希裔賽人的代表[第一〇九八次會議，第一六九段]。而且土耳其代表今日又再強調同一意思。在他致安全理事會函內，他說 Mr. Denktas 是土裔賽普勒斯社區的代表。

二三。這些行動的用意是什麼呢？無非意圖公然促成劃分賽普勒斯的概念而已。蘇聯代表團早已說明它對別人強使賽普勒斯接受的平等條約所持的態度。理事會代表中立國家的其他理事國家也已在此清楚申明反對這些條約的態度。不過，必須在此指出，就是意圖證明這些條約有理的人及說它們完全無害的人自己所持的立場至少也應合理才對。

二四。土耳其代表已顯示他自己是一個最積極維護別人強使賽普勒斯接受這些條約的人。

二五。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追述一下所謂擔保條約第二條，該條除其他事項外，禁止旨在劃分賽普勒斯的任何行動。這條條款的有關部分說：

“希臘、土耳其及聯合王國一概承允在與其有關的範圍內禁止旨在直接或間接鼓勵賽普勒斯與任何他國合併或劃分該島之任何行動。”¹

二六。土耳其代表把賽普勒斯全權代表團說成爲祇代表希裔賽人，他正從事於旨在劃分賽普勒斯的活動，事實上，這就是他提及的條約所禁止的。

二七。我們要提請關係各方注意，當年倫敦會議雖可關起門來舉行限制性的會議，而且事實證明若干人士可以採用不能容許的辦法，對賽普勒斯共和國主權國家及其代表施行壓力，但是目前審議這個問題的並不是倫敦會議。

二八。安全理事會內對各代表的稱呼方法是大家熟知的。理事會規定稱呼外交部長或任何其他全權代

表時，一律應依理事會承認的標準，這種規定對參加理事會工作者皆有拘束力。

二九。這種辦法阻止任何人任意解釋各國代表的權力。假使這些條例對安全理事會理事適用的話，則對於要求准其參加一個問題的審議並獲准在此列席會議的人，如在目前情形下，對於土耳其常任代表，其拘束力一定更大。

三〇。賽普勒斯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是安全理事會請其以賽普勒斯國家全權代表資格參加理事會工作的。我們要請主席提請有關人士注意安全理事會的決定是必須實施的。

三一。主席：爲順利處理會務起見，我要提請各位注意，理事會曾在上次會議時對邀請 Mr. Denktas 問題作一決定。本次會議中蘇聯代表曾要求加以若干解釋；土耳其代表業已發言；現在賽普勒斯代表要求發言。如無異議，我現在請賽普勒斯代表發言。

三二。Mr. KYPRIANOU(賽普勒斯)：我現在要對土耳其代表——我將繼續如此稱呼他——答覆蘇聯代表的話，發表一兩點意見。

三三。我認爲別國代表無權說我在此代表什麼人的意見。我認爲應由我國政府說我在此代表什麼人的意見。安全理事會已很客氣的接受了我正式代表我國政府的事實。

三四。理事會討論時我已覺察土耳其代表稱呼我的方式。我並未提出任何控訴，因爲我信任理事會的決定，我還認爲這不僅是侮辱我，也是侮辱安全理事會。

三五。Mr. MENEMENÇIOGLU(土耳其)：我認爲我的陳述已經闡明了我的觀點。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什麼。我的陳述雖很清楚，但是蘇聯又發表了一項與我的解釋完全不相干的陳述。他說明了一種稱呼會員國時應當遵從的辦法。我猜想他的代表團今後必將遵行這種辦法。不過他的話與我所說的話，根本毫無關係。

三六。不但如此，蘇聯代表提出該項陳述時一若他在衛護有關國家之一對付另一有關國家。這種辦法實在不很高明。假使我的陳述不够清楚，我確信我的好友希臘代表，必會指出。根本不容第三國介入鄰邦與盟國之間。我們也許意見分歧，但是我們根本不需蘇聯夾在我們中間，發表足以離間我們的演說。

¹ 聯合國條約彙編，第三八二卷（一九六〇年）第五四七五號。

三七。總之，我已說明了我的立場。我已察悉其他代表的意見。我將不再繼續參加這種辯論。

三八。Mr. FEDOREN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不得不再提請各位注意土耳其代表的行動方式及他尚在採用的名稱，並請各位注意他的行為有一種新的因素，就是他居然負起不配負的責任在這裏訓導安全理事會理事對安全理事會程序問題應當如何處置。

三九。就目前事件而論，我們有權指出，土耳其代表在此是經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准許，僅此一點他就有責善自檢點，非常客氣的遵守理事會的議事規則。

四〇。讓我再提請大家注意，土耳其代表的行為與他在此發表意見的方式，誠如賽普勒斯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已很得當的指出，不但侮辱賽普勒斯，本組織的一個會員國，而且也侮辱安全理事會。

四一。主席：我現在要依理事會上次會議時所作的決定，請 Mr. Denktas 就理事會議席，然後請他發表陳述。

應主席請，Mr. Denktas 就理事會議席。

四二。Mr. DENKTAS：主席先生我要謝謝您也要謝謝各位代表給我機會到這裏來向各位報告賽普勒斯的悲慘事件。本社區在兩個月之內已經傷亡了八百餘人，他們一定非常感激。本社區現在有兩萬人無家可歸或無工作可做，因此必須仰賴賑濟度日。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來，整個土耳其社區差不多一直在希臘包圍下度日。所有這些人都很焦慮的在注意貴理事會的討論。各位應允聆聽他們一方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一定使他們得到莫大的安慰。我要再一次代表他們向各位致謝。

四三。我在此聆聽冗長的討論，心中相當不安，因為消磨在寶貴辯論裏的每一點鐘，對於本社區可能是另一人喪失生命，可能是更多人變得無家可歸。每一天，對於他們是另一天在被圍困及在恐怖下度日。不過，我看到本理事會的一致意見是使賽普勒斯流血事件立即終止，並尋求辦法迅速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使我深得安慰。關於這一點，我要說，根據在本理事會內遭人攻擊的條約，各擔保國很可以迅速有效地一致行動做到此事，但是希裔賽人不願如此，因為這種行動是對他們不利的。他們根本想廢棄條約，廢棄憲法。

四四。當無辜的土耳其婦孺正在慘遭殺害的時候，馬卡里奧總主教仍完全不顧賽普勒斯尚在發生的

情形，拒絕美國、聯合王國、希臘及土耳其提議從歐洲國家立即派遣維持和平軍之意。賽普勒斯尚在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馬卡里奧總主教駐聯合國代表向兩次假借土耳其侵略為煙幕，謀使安全理事會通過一件以籠統言辭申明賽普勒斯完整及獨立之不容侵犯的決議案。其用意是想使理事會忽忽通過這樣的決議案，然後任意加以解釋，俾能宣告條約已成廢紙，業已無效，各擔保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於是希臘人就可以撕毀憲法，殲滅土耳其社區。

四五。Mr. Kyprianou 曾向安全理事會說真能想像希臘人要殲滅十萬土耳其人嗎，真能做到嗎？誠然，完全殲滅土耳其人需要相當時日，不過，我可否說他們根本不必把我們全部殺死。祇要使我們無法在賽普勒斯生存就夠了。而這也正是他們攻擊我們的目的。

四六。我曾仔細聆聽 Mr. Kyprianou 幾次發表的演說。我深信他們根本不要維持和平軍駐在賽普勒斯。而且我聽他發表的演說已經證實了我的信念。Mr. Kyprianou 現在正在竭盡所能，分散大家對他所謂的“保安部隊”殘殺賽普勒斯土耳其人一事的注意力，並將這些事件的責任歸咎他人，同時意圖像 Mr. Rossides 已經試過兩次的那樣想藉虛驚的辦法，使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

四七。Mr. Kyprianou 曾說倘能消除產生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條約，必能消除島上的緊張情勢，使島上平安無事。為證明這一點起見，他曾提及自從這事提交理事會的一天開始，深怕土耳其人侵犯的恐懼已逐漸消滅，因此緊張情勢亦已逐漸緩和，島上祇發生過若干次零星的事件。

四八。對希臘打手有絕對控制的人，不論他們稱這種打手為保部隊或其他名目，這種話是很容易說的。這足以顯示他們已命令其打手在理事會舉行辯論的時候暫先靜待時機。而後他們以若干個別事件為口實不斷向土耳其村民施行威脅，使其與外界隔絕。土耳其人尚在繼續死亡，而且時常神秘的失蹤。槍砲軍火尚在源源不絕地輸入。土耳其人至今仍被包圍，與外界隔絕。

四九。我們深知這種陰謀的方式。我們已於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八年目睹過了。每逢賽普勒斯問題提交聯合國時，希臘恐怖份子即在他們現在的同領袖指使下，開槍射擊或靜待時機，一依他們接獲的命令。

五〇。Mr. Kyprianou 曾說理事會若不迅速通過他希望通過的決議案，則禍患的根源將繼續存在，意思

說情勢將益加緊張，流血事件將繼續發生。我確信本理事會決不會被人恐嚇到採取不負責的行動或通過片面的決議案。對於這點，我有絕對的信心。

五一。馬卡里奧總主教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向合衆國際社記者說下列一段話，這是非常重要的件事：

“我認爲賽普勒斯不需更大的維持和平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若通過希裔賽人要求擔保不受侵略的決議案，即不需要成立維持和平軍。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廢除使不列顛、希臘及土耳其三國有權干涉賽普勒斯政務的賽普勒斯條約。”

五二。馬卡里奧總主教的上述陳述及他在此地的代表在本理事會內的策略已足證明希裔賽人意圖濫用本崇高理事會的職權。賽普勒斯的唯一迫切需要是開入維持和平軍，採取足以確保停止暴烈行動及恢復正常情勢的積極措施，但是希臘人則堅持除非他們獲得一件能够使其稱心的決議案，在賽普勒斯或爲賽普勒斯採取任何行動是絕不可能的。

五三。這種態度和這些聲明是另一確鑿證據，足以證明業已熟知的事實，就是他們對土耳其人的攻擊是爲着政治目的特別組織的，而且我們在過去兩個月內目睹的謀殺和暴行，都是希臘當局用以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要不然，總主教怎能如此強硬，如此決斷的說“我所要求的決議案倘獲通過，即可無需維持和平軍”呢？他將得到他的決議案；他將解釋說條約業已廢除；他將不顧各擔保國家；然後他將在理事會決議案掩護下，用他認爲最好的辦法來對付土耳其人。在此過程中，他若認爲必須從事暴烈行動時他即將採取暴烈行動，並一若他去年十二月間做過的那樣對全世界說他的“保安部隊”在對付若干土耳其叛民。

五四。這是希臘的想法。我要重申我絕對信任貴理事會的理智決不會順從這種想法。所以，請容許我討論上一問題的眞髓。如欲瞭解這些因素，必須瞭解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根基，其憲法設有各種特殊規定的原因，也必須瞭解使賽普勒斯能獲產生的條約的絕對必要。

五五。各國各邦都有其個別的特性。因此適用一般原則完全不顧這種特性是很危險的。根據每一案件應依其特性達成決定的原則，我確信各位必會按賽普勒斯獨特的及天然的特性，決定各位案前的問題。否則必會發生紊亂的局面。簡言之，事實如下：

五六。土耳其人與希臘人自一五七一年起即在賽普勒斯共同生活。他們向來以希臘人或以土耳其人在島上生活。他們各自保持各自的文化、宗教、習俗及民族傳統。對土耳其居民及對希臘居民分別來說，他們事實上等於土耳其與希臘在賽普勒斯的縮影。任何謀使他們變成希臘或土耳其以外任何個體的意圖向來都遭賽普勒斯這兩個社區的強烈反對。他們各以自主的社區共同生活，但永遠是彼此分開的。一直到最小的鄉村向來都有而且現在仍有希臘當局與土耳其當局分別照料各該社區的事務。祇要他們能享正義平等，他們就相安無事。一俟任何一方意圖在政治上控制他方時，彼此間立即發生困難，關係隨即疏遠。希臘人是在不列顛統治結束之後開始這種想望統制土耳其人的企圖的。要求與希臘聯合的請願遇到土耳其人反對聯合的反請願。贊成與希臘聯合的示威運動便遇到土耳其人反對的示威運動。當希臘人於一九五五年爲了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事，而不是爲了獨立——這一點對安全理事會及對聯合國非常重要——而用武力時，土耳其人自必反對他們，因爲土耳其人將因此被人從一個殖民統治移至另一殖民統治之下。這種反對的情緒遂引起暴動。土耳其人起來反抗後，社區間的關係就變得生疏、惡劣、充滿了不信與仇恨。賽普勒斯問題於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八年曾屢次提到聯合國來。

五七。希裔賽人意圖獲得一件完全不顧土裔賽普勒斯份子的決議案。聯合國不肯落入這個圈套，但勸請當事各方，即，爲不同政治目的互相鬭爭的希裔及土裔賽人，及雙方承認並尊爲其母國的希臘及土耳其，藉談判辦法，尋求公正而和平的解決。蘇里克協定就是這樣達成的。代表兩社區的馬卡里奧總主教及庫丘克博士在此期間曾分別與各該母國不斷洽商。各階段中雙方都同意彼此協議爲折衷辦法的解決。根本不分戰勝者及戰敗者，欲求和平解決雙方彼此均須作若干犧牲。

五八。因爲希臘人要聯合，要土裔賽人接受少數民族的地位，於是就發生戰爭。土裔賽人拒絕這種要求，並要求與土耳其聯合，否則至少要求劃分。我們決不同意在希裔賽人擺佈下度日。我們有很好的實例顯示在他們手下度日的情形若何。賽戰團團打手曾一再宣稱一俟與不列顛的戰鬪勝利結束即與土耳其人鏖戰，很快便會了結這場戰鬪，我們在島上的鬭爭是土耳其希臘間和平的永久威脅。

五九。於是就很公正理智地商定了一種折衷辦法。產生了一個合作政府。由兩社區一同在會議議席

上，商定這種合夥關係的規定與條件。再由一個顯著的瑞士國際法學專家主持我們的討論。希臘與土耳其——我重說一遲，兩個母國——有代表在場，我們兩個社區有我們的代表。這是雙方平等的解決，不是多數與少數間的解決。當時倘若有一個賽普勒斯國必會發生多數與少數的概念。但當時根本沒有絲毫概念會有這種國家。將來時變境遷相互的誠意、信任和友誼成為習慣而不是例外時，這種合夥關係可能逐漸演進到發生這種國家的概念。

六〇。這種“賽普勒斯主義”團結的概念，假使國內較大的社區有此願望，而且為此努力的話，那是可能發生的。但是事實不然。從頭開始就有人以明確言辭告訴我們說我們信以為光明正大的折衷辦法，對於希裔賽人，乃是達到與希臘聯合的新鬭爭的開始。換言之，他們欺騙我們，用國際條約來拘束我們，而現在則想用條約的積極部分來達到其本身的目的。

六一。我要引述總主教自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以來一再發表的若干陳述。他說：

“這些成就當然並不是絕對的，但是目前的現實情況並不完全制止我們的努力。”

他接着又說：

“在蘇里克及倫敦協定下我們的希望和心願尚未完全實現。我們已得到了一個從事和平鬭爭的堡壘和出發點。我們將從這堡壘出發，繼續鬭爭，以達到最後勝利。”

這是即將變成一個新國家首長的負責人公開發表的陳述。

六二。他嗣又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說：

“為顧全賽普勒斯人民一般利益起見，對於如被濫用可能妨礙國務之正常執行的任何憲法規定，我將置之不顧。”

根據憲法，我們有一個專為賽普勒斯境內濫用憲法及其他違背事項設置的憲政法庭。由一個顯著的德國法學家主持，並有希裔賽人及土裔賽人參加。儘管如此，總主教仍公開宣稱他將不顧任何憲法規定。這是一個新成立的國家首長所說的話。

六三。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他說：

“人民的英勇鬭爭是永不停止的。這種鬭爭雖然經過轉變，但是這種鬭爭是永不停止的。賽普勒斯人民的鬭爭也將繼續進行。蘇里克及倫敦

協定是這種鬭爭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但同時也是繼續鬭爭的出發點和堡壘，目的在充分利用已得的一切作進一步的征服。”

六四。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說：

“即使憲政法庭說我對各市區所採的行動為違憲行動，我將不尊重這種事情。”

六五。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他說：

“當我們跪在我們的烈士墓前時我們聽到他們高呼說：‘前進，越過墳墓向前進’。武裝鬭爭已經停止，但是尚在以另一種方式繼續進行，庶能估計現在，征服將來。”

六六。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說：

“各種協定並不是目標，它們是現在，不是將來。希裔賽人將繼續其民族途徑，且將依其意願，形成其前途。蘇里克及倫敦協定有若干積極因素，但也有消極因素，希臘將竭力利用其積極因素，消除其消極因素。”

我還可以引述許多別的話，但是我不擬耗費理事會的時間來朗讀這些話。

六七。聯合國會贊同這種行為嗎？一個人，一種簡單的交涉的當事一方能利用其積極因素而拒絕遵行其消極因素嗎？即使在私生活上，這也是不能容許的。假使，用馬卡里奧總主教自己的話來說，希臘人將竭力設法利用其積極因素，消除其消極因素，根本不顧賽普勒斯土耳其人及其權利時，安全理事會將如何幫助馬卡里奧總主教呢？假使自由簽署其他國際條約的國家也像希裔賽人現在那樣託辭廢棄這些條約，那末，這些國際條約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六八。鑒於馬卡里奧總主教同意成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純因他想用這個獨立國為達成“賽希聯合”——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的跳板，所以他的政府自不得不助其達到其目的。他們提出侮辱土耳其人的控訴以此為藉口不准或拒絕土耳其人享受其一切權利。政府機關除設法剝奪土耳其人的一切權利外，根本不做任何工作。憲法內雖然設有各種保障和特權，但是他們竭盡所能，把我們化為少數民族，並作為少數民族看待。他們根本不採任何行動去制止希臘人要求廢棄協定的高潮。教堂與學校變成了教導青年反對土耳其及反對憲法的訓練所。他們對我們施行警察國統制。完全不顧人權及憲法的保障，土裔賽人一面不得不竭力

設法使人民振作精神，一面還不遺餘力使希臘領袖理智用事。

六九。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庫丘克博士致馬卡里奧博士函充分表現土耳其所持的立場。這是致馬卡里奧總主教的一封公開的公函，內中說：

“您昨晚的廣播使我念及共和國成立以來短短的時期內，大家不斷努力俾克建立適當環境使兩社區能在和平繁榮的情況下共同相處，且能一本友誼、誠意及諒解的精神互相合作。我怕您忘記我向您提出的具體的呼籲以及您對這種呼籲表示的消極的迴避態度，所以我擬在此提出若干實例及您對這些呼籲的反應。

“您無疑當尚記得，我曾屢次向您提出口頭及書面呼籲，請您與若干希臘部長不要積極參與要求‘賽希聯合’，反對蘇里克及倫敦協定及反對憲法的運動。您不但不接受我的呼籲，反而繼續指使並加緊這種運動。

“我曾一再要求您，也曾要求國務院和司法部長，說，我們的刑法內應與其他各國一樣，設有若干刑罰，以制止旨在破壞我們的憲法及憲法所確立之秩序的活動及宣傳。您根本拒絕採取必要步驟，制訂法律，規定這種刑罰，我曾一再要求您與共和國司法部長告發違背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發表言論蓄意煽動共和國各階級間、各社區間及個人間惡感的人。司法部長奉您的訓令，不肯告發這些違法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您爲着祇有您自己知道的理由，一直要保護的那位 Nikos Sampson。

“我曾向您建議說我們應時常一同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設法藉此使新聞記者不要發表足以引起兩社區間仇恨、不信任及構成磨擦原因的煽動資料。

“我曾屢次向您建議我們應一同訪問混合的村莊，並勸導村民放棄歧見，一本友情睦誼，和平相處。您根本不肯接受。但是，我已自己主動訪問了混合的村莊，不分彼此的與希臘人及土耳其人談話，鼓勵他們建立友好關係。我曾請您對憲法及最高憲政法院的判決表示尊重，您也拒絕接受。而且還發表公開聲明說您將不尊重憲法規定，也不尊重憲政法庭的判斷。

“我曾請您和國務院制止賽普勒斯廣播公司，着其不要廣播冒犯及侮辱土耳其社區，及性質足以引起憎恨土耳其人的資料。您不但沒有採取有效行動而且還准其廣播如下述故事那樣足以引起反感的資料：故事內說有一個六歲的希臘男孩對他的母親說他將獻給她六個土耳其人的頭顱，以報母親養育之恩。

“我曾一再請您對所謂內政部長施行感召，使其不要將國家的保安部隊變成德國秘密警察式的恐怖組織。您不肯，而且聽任這位部長用冒充便衣特務員的希臘恐怖黨來充當保安部隊。我不得不一再向您控訴說 Yiorkatzis 正在用重型自動武器配備保安部隊的希臘隊員及數千賽戰鬪團團員。我已說過，這些謠言已使國內局勢緊張，使土耳其人對其前途感覺焦慮不安。您根本拒絕，不肯聽信我的警告。我不得不向您說現在 Yiorkatzis 的屬員正在以日益強大的力量蹂躪土耳其公民，使土耳其人和他們的房屋及工作處所，受非法及不必要的搜查，以便挑惹、脅逼和恐嚇他們。但是您也不肯聽信我。

“我曾屢次不得不爲着不實施憲法內給我們若干權利的那些規定而向您交涉。我曾向您表示說公務委員會故意違背憲法，以侮辱的態度採取武斷行動。在許多情形下，政府機關，尤其是外交部，不但歧視土耳其官員，而且故意奚落他們不許他們執行與其地位相稱的職務。您根本拒絕採取必要行動補救這種情形。

“共和國成立以來曾經發生三個重大的憲政危機：課稅法律、市區、及賽普勒斯軍。”

七〇。他接着分別加以討論。我可將這封公函交給秘書處以便附入我的演說詞內，因爲這封公函很長。末尾幾段說：

“我結束本函時，不得不強調指出您我二人應付我們自賽普勒斯獨立以來面臨的種種問題的態度完全不同。誠如我已在上文內說過，您則竭盡所能，對土耳其人維持仇恨的氣氛，從而消毀了一切在和平友誼中共存的希望，而我在另一方面，您也清楚知道，則不遺餘力地在那裏保全我們的憲法，建立兩社區能共同相處、共同繁榮的環境。

“我覺得特別適切在此引述我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給您的一封信，那封信的目的在使您

能踏上理智和誠意的途徑，內中說：‘閣下諒必知道，藉片面行動謀求廢棄協定及修改憲法的運動最近已聲勢浩大，以致令人不能再容許焦慮、不安全、不信任及仇恨迅速擴展了。結果，我們已被推到憲政危機的邊緣，且有陷入災禍廢爛的深淵之虞’。

“在這種情形下，我認為我不得不再籲請至福總主教閣下停止這種運動。關於此事，我也說‘我要表示意見說，不管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發生的事情如何，理智終將勝利，終必可能拯救賽普勒斯，使其不致陷入紊亂、災害及無政府狀態。我真誠希望至福總主教閣下能見機行事，放棄反對建立憲政秩序的計劃及意向，從而消除籠罩賽普勒斯的危機。至於我們方面，我也要在此強調說明土耳其人贊成完全按照協定及憲法規定，解決兩社區間的若干爭端’。”

上述公函係由庫丘克博士簽署。

七一。這是土耳其人的立場，但是希裔賽人的宣傳機構則一意企圖使全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難都由於憲法行不通，換言之，倘能剷除土耳其人的一切權利，倘能將土耳其人降至祇是少數民族的地位，倘若他們能接受處於任憑希臘人擺佈的地位，那末一切都可以平安無事。

七二。馬卡里奧總主教一方面告訴他的人民說他將用目前的政權去達到“賽希聯合”——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的目的，另一方面則叫我們放棄我們的一切權利，幫助他達到他的目的。

七三。我們要求他設法實施憲法，我們會對他說：如此嘗試之後，我們若發現確有行不通的部分，我們當然將與你坐下來審議這些部分。但是請不要未先設法試行適用這些規定，即告訴我們說無法行得通，因為我們根本不能接受。我們告訴他說他必須先證明他有誠意。但是他根本沒有誠意可資證明。他祇有一種意向：就是修改憲法，廢棄協定，從而可以自由行動達到“賽希聯合”的目的。

七四。其內政部長已按賽戰亂團恐怖組織的方式將警察組織起來，還由他主持把希臘青年非法地武裝起來並加以訓練。

七五。內政部長亦即負責我們的安全及賽普勒斯法律秩序的人，他於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表陳述說：

“我們的眼睛將一直遙望希臘，亦即自由的象徵，向虐待我們的人表現我們的文明與力量。我們將保持我們的希臘良心，使其不受任何可能的影響，我們將永遠效忠於我們不可磨滅的目的，這個國家向來是希臘的，且將永遠如此。即使命運注定我們要遭殲滅，賽普勒斯將永遠使我們念及希臘。我們的古碑將是希臘的證據。希臘精神和英雄氣質將從這熱血浸透的土地上源源湧出。

“我們深知我們對我們的人民所負的責任，所以我們將根據權利，抱着決心，毫不猶疑地邁步前進，以實現我們符合賽普勒斯希臘人民民族願望及憧憬。”

七六。是以，我們以為根據為求達成折衷協議而締訂的協定，業已消除的一切，現在又經最負責任的人予以實施及推行了。所以，我們怎能感覺安全？怎能感覺愉快呢？

七七。馬卡里奧總主教約在一九六三年三月間公開宣布說一九六四年將是決定性的一年。一九六三年，他強迫德籍憲政法庭庭長辭職，因為這位國際法教授不肯接受希臘人的指使作不利於土耳其人的判決。他寧願遵守法律和他的良心。但是希臘認為這還不够好。他們造成種種情況使他不得不辭職。下面是Forster 教授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見美聯社記者時所說的簡短而貼切的話。他說他自己深信賽普勒斯政府倘能恪守憲法達五年之久，則多數問題便可解決了。他說“我已一再對馬卡里奧這樣說”，但是賽普勒斯政府根本無意遵守憲法，因為遵守憲法，必能產生信任、諒解與友好關係。於是人民就會安定下來共度正常生活。他並不要這樣。他要人民分開；他要人民互相懷疑，於是他就能實行他自己的政策，廢棄各種協定。

七八。警察對賽普勒斯土耳其人所施的壓力與日俱增，就是由於這種預定的政策。非法搜查已變成日常慣例。這種情形當然引起憎恨。過去三年內，他們曾屢次設法故意挑惹，使土耳其人出來攻擊希臘人，使他能找到藉口用全力來攻擊我們。我們沒有上他們的圈套，他們知道我們不願如此做。於是他們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夜間找到了他們的藉口。有一家土耳其人在回家的途中被武裝的希臘少年數人攔截去路。他們冒充警察，但始終沒有透露他們的身份。他們說“我們是內政部的人員”。他們出槍示威，意圖搜查土耳其男女，遭土耳其婦女拒絕。她們說：“倘若我

們要受搜查，你們必須把我們帶到警察局去”。聽到這種爭辯，就有村民若干人圍聚起來，據說約有村民十五人聚集在那裏，當他們尚在爭辯時有希臘軍官二人經過，這次是穿着制服的，他們開槍掃射，衝入人羣，計擊斃土耳其村民男女各一人，另傷土耳其人五名。我們曾竭力設法把這次事件當作警察事件，使其地方化，但是賽普勒斯政府又認為這還不够好。這次事件發生後，全部希臘警察被召集到各警察局，並予以全副武裝。但是並未以任何武器發給土耳其人。次日當我們發表庫丘克博士籲請人民力事鎮靜的聲明時，在同一部門主管下的賽普勒斯廣播處根本拒予廣播。他們說“我們將祇廣播警察公報”。事後不久，我們就開始看出這些公報是什麼。那天晚上，他們開始告訴世界各國說尼古西亞區正在發生叛亂，並說保安部隊正在應付這些叛民。事實上我們完全被希臘警察包圍，被非公開的希臘軍隊（在此以前我們根本不知有這種軍隊存在）監守，並遭其以自動來福槍攻擊。

七九。次日有人逼庫丘克博士灌音再籲請土耳其社區力事鎮靜，並告訴他們說業已實行停火。這套錄音帶嗣被拿去給賽普勒斯廣播公司一再用來廣播使土耳其人相信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但是事實上，尼古西亞區的射擊尚在繼續，而凡敢前往尼古西亞區的土耳其人則不被擊死即被拘為人質。

八〇。我無意詳述我們所受的殘暴待遇。我們與外界隔絕達五天之久。我們的電話，連同副總統的電話在內，都被截斷。無線電落入希臘人之手，他們不斷發表公報說正在發生叛亂並說他們正在應付叛民。無線電報事業亦落入他們之手，任何外國記者都不能來到我們一邊，因為我們完全被包圍截斷。直到第五天以後，直到土耳其人向各擔保國提出最後呼籲，最後一次向其乞援（以前它們根本不聽信我們的呼籲）並告訴各保證國我們已接到 Mr. Pandelidis 的最後通牒——Mr. Pandelidis 就是發動這個整個事件的警官，也就是告訴其駐土耳其方面的副官說我們若不投降，他們將以臼砲轟擊逼我們離家的人——之後，土耳其人才移出其兵營，展開陣地，結果使正在攻擊我們的希臘人不得不半途中止他們籌劃週密的工作。一直到這以後，我們才獲拯救。

八一。我很瞭解土耳其部隊移出一舉使 Mr. Kyprinou 感到的憎恨。此舉使他們不能完成一件籌劃周密的工作，我們之堅持必須適用保證條約，應獲得人們的瞭解，因為這拯救了我們。我到本理事會來，就是

為着這種原因。數千土耳其人仍能對本理事會寄予厚望，也是為着這種原因。

八二。各方對調動這支部隊一事提出許多控訴，雖則這支部隊未放一槍一彈，但是事實上，土耳其部隊調出時，希臘部隊也從他方調出，控制了飛機場及希臘市鎮的其他部份。這些人在那裏是為着維持法律秩序，他們已做這點，但根本未放一槍一彈。同時，不列顛部隊開到，隨即接管，並統制這兩支部隊。他們所做的工作極堪欽佩。我認為他們應受感激。這幾個國家現在亟需其他盟國繼續助其維持賽普勒斯的和平，使我們大家都能理智用事。我想這是我們大家來到此地的原因——我們來到此地並不是為着想要改變條約，或堅持可供我們將來用以達到我們自己的目的條件。這就是本理事會目前的緊急工作，而且也就是為着這種原因，所以賽普勒斯全體人民，無論土裔或希裔賽人，凡願望和平、願望停止流血事件者都仰望理事會能對這一個問題作一決定。

八三。我希望安全理事會瞭解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在戰亂中非武裝的無辜人民也可能打死的。這是任何戰亂可能有的結果，所以是可解釋的。但是我們這次事件中我們的婦孺是無緣無故的在自己家裏被人肆意屠殺的。還有七百人被所謂的保安部隊拘為人質。我現在手上有一本希臘刊物名為今日的賽普勒斯，補編第二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刊；其實際出刊日期為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這是希裔社區議會的出版物。我將朗讀其中第十三段的一部分如下：

“關於人質問題，[Mr. Yorgadjis]說共和國總統已正式通知土耳其領袖說他們已將土耳其公民約七百人撤出尚在激戰中的地區，移居安全地區的希臘學校內...”

八四。然而，停火以後，他們曾正式通知我們說他們約有七百人。當我們要求他們釋放這些人時，他們對我們說他們抓住這些人是為了安全起見。他們祇遣返五百三十四人。我們問他們其餘的人到那裏去了。他們回答說“我們祇有這幾個人，沒有別的人了”但是有英國人親眼看見他們將人質排成一排，將其射殺。後來我們看見其中若干人被埋葬在集體墳墓內，其中也包括衣服完整的婦孺屍體。誠如我已說過官方消息告訴我們說數目共計約七百人。總而言之，負責的保安隊應當知道他們撤除的人的總數。而不應祇給我們一個約莫的數目。我們會問失蹤的人到那裏去了。堅持說全數都已交給我們是無用的。我們要知道失蹤的

人沒有回家的，找不到的，及不見的人到那裏去了。他們的家眷以人道名義有權至少知道這些人的墳墓在那裏。

八五。患病的土耳其人已被搬出醫院。他們已不見了。我們要知道他們在那裏，至少知道他們的墳墓在那裏。爲人道理由，我們有權知道。

八六。當然，這不是安全理事會範圍內的工作之一，但這是對理事會當前問題極有關係的資料。這可以幫助理事會瞭解我們爲什麼堅持要這些條約，堅持要這些權利。要是沒有，我們也會失蹤。

八七。實行停火後，外國記者進入我們的地區揭露恐怖局面後，尼古西亞的戰爭即告停止。但是上述七百人的房屋及其他逃出希臘地區的人的房屋已全部消毀，不是焚毀，就是被開土機摧毀，賽普勒斯各地都發生這種情形。凡是土耳其人不得不離開其家鄉的地區，他們的家宅都被焚毀或被摧毀。

八八。這種情形給我們的教訓是：“你必須屈服於我們的意願，你若違抗就必死亡——否則就必須永遠離開賽普勒斯，賽普勒斯根本沒有我們的容身之地，我不能說誰在幕後指使。但這是今日掌握大權、有軍火在手、而且將來還是想一直這樣搞下去的人的想法。”

八九。安全理事會在這種情形下會不會通過一件將使我們完全受這些人擺佈的決議案呢？據說如欲獲得一件可獲賽普勒斯政府接受的決議案，內中必須提到有關賽普勒斯完整及獨立的話。他們說：爲使土耳其人有安全感起見，讓我們容許聯合國軍駐在賽普勒斯吧，但是決議案內必須申明由安全理事會負責維持賽普勒斯的獨立與完整。

九〇。據我們看，他們持這種立場的詭計如下：聯合國部隊雖駐在賽普勒斯三個月。但是他們毫不隱藏他們將把決議案解釋爲使保證條約成爲無效，而這件決議案則將在他們手裏。因此，在三個月期間內，他們將叫他們的兇手不要開火射擊。三個月後，聯合國軍將撤出賽普勒斯，屆時，他們將抓住了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蔑視各保證國，並辯說擔保條約業已無效，因爲安全理事會已經通過了這件決議案。然後他們將隨心所願對付我們。

九一。別人可以說我是一個多疑的土耳其人。事件發生以前可能是我疑心，但是現在事實已經證實了我方才告訴理事會的話。

九二。日前 Mr. Kyprianou 說現在賽普勒斯已無多大活動，一切情形已恢復正常，而且若干地區，希臘人已與土耳其簽署聲明宣稱他們將保持和平。但是，庫丘克博士給我的消息說土耳其人仍處於被圍困的狀況。若干地方，他們已缺乏糧食，若干地方他們根本無法取得藥品。沒有人能出去工作。就土耳其人而言，生活已陷入停頓狀態。有些小地方也許尚有若干土耳其人在那裏工作。不過，這並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問題是：究竟我們是否有權在我們居住了四百年之久的土地上過着自由人民具有人格尊嚴的生活呢，還是，我們必須聽任希裔賽人擺佈，把我們當作祇是少數民族看待，雖則我們四百年來從未有過這種地位？純因他們殺死了若干土耳其人，我們是否就此中他們的計，被他們剝奪我們平等磋商之權呢？這是今日安全理事會當前的主要問題。

九三。決不可忘記當時憲法內必須設有這種擔保，就是因爲希臘人深怕劃分，而土耳其人則怕希臘人對他們歧視及將來與希臘聯合。如果現在取消這些擔保，那末即無任何權力可制止賽普勒斯與希臘聯合。他們可以說：“讓我們另訂一項條約吧”。但是簽署了條約不到幾天即已違約的人提供的保證已經不能使我們滿意了。

九四。我們雖有這些擔保，但是我們仍受歧視，我們仍受侮辱，最後，我們還遭殺害，我們的產業還遭破壞。他們現要你們告訴他們說“好極了！你們做得真好！”他們要你們尊重他們，讓他們能自由地辯說條約業已無效，並憑着這種幻想，繼續壓制土耳其人，剝奪我們依據憲法所獲的權利，必要時再採取暴烈行動。

九五。我們都贊成法律統治；賽普勒斯有它的法規，這法規就是憲法。若須修改憲法，則祇能藉辯論，使對方明白你的觀點，然後加以修改。不能藉殺害和屠殺的方法來改變憲法的，不能用這種方法來改變它的。

九六。在我結束以前——我很抱歉耗費了各位這許多時間，對各位、對我和本社區，時間是極寶貴的東西——我要討論一下 Mr. Kyprianou 討論過的一兩點事情。倫敦會議以後，他曾向各位昭示若干神秘的秘密文件，說土耳其領袖曾在若干文件上正式簽名，這些文件毫無疑問的證明土耳其領袖曾與土耳其政府勾結意圖劃分本島，而且他曾朗讀這些文件中的若干部分，在倫敦時我曾質問他，叫他把這些文件全部拿出來供大眾閱讀並證明當他們取得這件文件時，這些文

件係由何人經管——這些文件是誰給他們的，是誰簽署的，他們是什麼時候取得的。這些事情皆須證實，然後才能討論這些文件。我質問這一點；但是他們迄未拿出任何東西來。現在我再一次質問。假使他們是在這些事件發生以前取得這些文件的，那末他們就應盡負責政府的責任，對這些人採取若干行動。假使他們是在事後取得這些文件的——我想在倫敦時就是這種情形——那末他就須告訴我們他們是從那裏取得的以及他們是如何取得的。他們必須拿出證據來並且將其用為根據。但是事實證明這些文件與事實不符。

九七。如果賽普勒斯的土裔領袖與土耳其的領袖互相勾結意圖從事這種劃分陰謀的話，則賽普勒斯兩個月的戰鬪決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賽普勒斯的情勢也不會有今日的局面：若干土耳其人多半皆持獵槍而希臘人則都是全副武裝；土耳其人向土耳其哀求，請其援助，而土耳其則非先查明確有大規模屠殺不肯輕易前來干涉，而且至此也僅提出警告，未採其他行動；就是促請各擔保國前來救助。

九八。難道這些事實證明賽普勒斯的土裔領袖與土耳其政府間有陰謀存在嗎？難道這些事實證明我們已有準備要從事這種陰謀嗎？賽普勒斯有一方面想不擇手段的廢棄協定，必要時甚至不惜採用謀殺的辦法，這一方面已經證明了它的意向了。這就是向各位提出的問題。

九九。目前，賽普勒斯根本沒有施行的憲法。憲法的規定根本無人遵行也無人適用。在他們造成的情況下根本無法適用憲法。所以兩社區業已互分離。Mr. Kyprianou 無法接獲庫丘克博士詳盡的訓令，並不是他的過失，而不能將這問題交請國務院詳細討論也並不是土耳其國務員的過失。希臘打手根本不讓土耳其人到另一方面去，因此國務員的任務已完全完畢。我雖充分尊重他，但是我們認為他不能大公無私本着人道名義說或自稱他能代表土耳其人的意見，他能在本理事會內代表土耳其方面的意見。他根本不能。

一〇〇。主席先生，我要非常誠懇的謝謝您准我來此陳述。我已盡我的力量將我們一方面的實情報告各位，我要謝謝您那樣耐性，那樣客氣。這一切對我本人，對我們的社區都是極大的幫助，我希望我方才告訴你們的一切也能有助於你們的討論，能幫助你們作成決定。

一〇一。主席：我要謝謝 Mr. Denktas 發表的陳述。我確信理事會各理事將審議他陳述內的種種情報，予以應得的注意。

Mr. Denktas 退席。

一〇二。劉先生（中國）：在辯論的現階段若說賽普勒斯的危機可能發生嚴重危險那簡直是語贅，用不着說的。再明顯不過的是：去年十二月開始的一連串事件如容其發展，不予制止，必將危及敏感的地中海區的和平，從而威脅全世界的和平。

一〇三。安全理事會是負責維持國際和平的機關，所以義應以其影響力轉移賽普勒斯危機，並打開途徑以期澈底解決這個使該島希裔及土裔社區變成敵對陣營的基本問題。誠然，這不是一件易事。過去十天內在理事會會議廳內外舉行的討論業已顯示關係雙方所持立場相去甚遠。我們都深知秘書長不遺餘力地在探求迅速和平解決的可能。他二月二十五日向理事會陳述時曾告訴我們說關係各方都渴望尋求和平解決，並說若干問題已有進展，但仍有若干基本的意見分歧之處。

一〇四。我想這是有希望的話。任何進展，無論多小，即使祇是在目前階段闡明一下彼此的立場，也是應受歡迎的。理事會必須繼續尋求——用秘書長自己的話說——“切實而合理的辦法，以打開現在似已變成僵局的局面”。

一〇五。我認為賽普勒斯危機之所以如此難以解決，是由於所涉的問題非常複雜。第一，有一件不能更改的事實，就是，賽普勒斯有兩個分明而彼此利益未必常是符合的社區。第二，賽普勒斯有一種旨在保護處在少數民族地位的土裔賽人社區利益的複雜憲政辦法。第三，還有倫敦與蘇里克協定及保證條約的問題。我的了解如果沒有錯誤的話，那末這些協定是賽普勒斯共和國憲政體制的基礎。而保證條約則旨在保障共和國憲法基本條款規定的獨立、領土完整與安全。因此可見賽普勒斯國內的憲政辦法都分別與若干國際文書發生聯系。各種特別的憲政辦法與各種國際文書都有一個共同目的，那就是維持島上兩社區間的融洽，及維持該區的和平與穩定。

一〇六。我已悉心聆聽大家在本議席上發表的陳述。各方對造成目前危機的原因，意見殊不一致。一方面有人堅持倫敦及蘇里克協定使賽普勒斯接受的特

殊憲政辦法及確保這些辦法獲得尊重的擔保條約都是剝奪賽普勒斯主權與獨立的，因此是造成這個新共和國不滿意情勢的原因，並說這些辦法與條約的繼續存在構成維持社區間和平與融洽的障礙。另一方面，有人辯說因為憲政辦法、協定及條約的目的是適應該國的特殊情況，所以主張以修改的任何提議都無異意圖剝奪人數較少社區辛苦得來的憲政權利。

一〇七。中國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是一個政治機關，不是司法機關，所以根本不能判斷這兩種相反的意見，孰是孰非。本理事會各理事當然不能不了解本問題所涉各種法律問題的重要。但是目前階段本理事會最關注的是如何恢復賽普勒斯的和平與秩序。關於這一點，理事會多數理事意見都很一致。中國代表團對於恢復和平秩序應採的方法並無成見。有人建議應當派遣國際維持和平軍至賽普勒斯。成立這種軍隊確有種種困難，但是這些困難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本代表團願支持能獲關係雙方接受的任何提案。

一〇八。此外，當然還有達成衡平公正的政治解決的長期問題。有人建議派遣一個調解專員。本代表團將毫不遲疑的贊成這項建議。我們認為一個公正無私的調解專員一定很有幫助促成衡平解決，俾使承襲世界兩種最崇高文明的兩個社區能並肩合作，建立一個新國家。

一〇九。這是使用建設性政治手腕的時候。我與秘書長一樣，也認為關係各方都渴望覓得和平的解決辦法。所建議的措施倘能藉關係各方合作而獲實施並順利成功，那並不是希裔賽人或土裔賽人的勝利，也不是土耳其或希臘的勝利，而乃是賽普勒斯共和國前途的勝利。

一一〇。Mr. BITSIOS(希臘)：我今晚亟欲履行我所忽略的一項責任，就是秘書長及您，主席先生本人孜孜不倦努力協調分歧意見及擬訂辦法充分顧及賽普勒斯問題關係各方利益俾可應付我們審議中非常嚴重的情勢：對兩位這種努力特致敬意。現奉希臘政府之命特別對您不辭艱辛公正無私的為各方盡力，表示感激。

一一一。理事會當前有兩項請求。第一項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賽普勒斯政府提出的請求(S/5488)，²接着又有若干佐證文件，內中載列危及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及主權的行為及威脅，並請理事會採取

緊急行動挽救情勢並防止這種侵害行動的重演。換言之，賽普勒斯政府要求的是請理事會保護共和國，使其不致遭受片面軍事干涉行動或受這種干涉行動的威脅。

一一二。理事會對此呼籲尚未採取行動之前，聯合王國又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向理事會另提一項請求[S/5543]。³聯合王國代表提出請求時〔第一〇九五次會議〕曾解釋說直接關係各方謀求成立國際警察部隊及訂立調解辦法的努力迄無成效，並說聯合王國不能繼續單獨擔負維持賽普勒斯秩序的軍事及政治全責。所以 Sir Patrick Dean 請理事會指示方針，使妨礙國際軍之成立的困難，能達成當事各方均能接受的解決，並請指示途徑使引起目前情勢的問題達成公允而可接受的解決。關於這一點，他提到協力一致調解的利益。

一一三。我們認為賽普勒斯外交部長認為已證明他所提及的行為、言論、示威運動及意向使其本國人民有充分理由要感到恐懼。他已一一詳細敘述並引述種種證明文件。關於所謂根據擔保條約片面武裝干涉賽普勒斯的權利，Mr. Kyprianou 已引述憲章內的相關條款及國際法專家的意見。因此我不必重複，雖則倘若不怕使理事會疲乏的話，我還可以引述政治及法律性質的其他理由。不過我覺得 Mr. Kyprianou 的陳述似已充分證明了他的理論。

一一四。至於土耳其代表，他的話祇限於賽普勒斯現在的嚴重情勢，及可能發生的比較普通的國際糾紛。誰也不能否認，確有這些事實及這些危機存在。但是我們認為我們在此不是為了確定其存在，或估計其價值，而是如何應付這種情形。

一一五。對於這種已很明顯的事實，理事會似乎認為尚需其他證據，所以今晚又請 Mr. Denktas 依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換言之——我要強調指出——以個人資格，前來向我說明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Mr. Denktas 本人我很抱歉地說對於賽普勒斯目前面臨的以及近年來不得不忍受的困難負有極重大的責任，而今天他仍不肯錯過機會，再來火上加油。不過，說實話，倘若我們論到我們正在討論的請求亦即構成今日議程上唯一項目的請求的確切內容，則我想 Mr. Denktas 並未向理事會提供理事會以前不知的任何資料。

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

³ 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

一一六。現在再回到土耳其代表發表的內容非常重要的陳述，使我最感覺驚異的，是他未說的話——換言之，就是遇到確切問題時，他不肯說我們唯一想聽他說的話，他一再避免關於目前情勢的主要問題，就是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向我們三人提出的問題。難道這種嚴重的疏忽尚未使理事會覺得必須提出呼籲請其尊重賽普勒斯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嗎？

一一七。我已設法一一思考問題的種種因素，且已察悉第一項請求的內容。我還必須指出，大家一致認為應在聯合國主持下成立一支多國部隊，以保持該區的和平並恢復本島的秩序及平靜，應由一個獨立的調解員從旁襄助，恢復關於基本問題的談判，且應將情勢演變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

一一八。謠傳——聽了 Mr. Denktas 的陳述後我們已知這謠言的來源了——賽普勒斯人的目的是要安全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使其以後可說理事會已廢棄了條約。事實不然，賽普勒斯人肯接受調解原則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意向。我本人不是出身於 Gray's Inn，但是我認為它們栽培出來的律師資格很高，不會使我們想像 Mr. Kyprianou 在陳述其主張時是出於任何這種動機。

一一九。昨天法國代表已很恰當地指出〔第一〇九八次會議〕，理事會根本無權判斷、修改或廢棄條約，但亦無權加以解釋。如認為有解釋的必要，則這種工作應屬國際法院。

一二〇。堅持要理事會對那些條約表明立場的人顯然正在使他們自己肩負使問題陷入僵局的全責。就我們而論，我們仍希望能獲得一項案文兼顧兩項請求，這樣子，不但能消除賽普勒斯人的恐懼，同時還能打開綏靖及談判途徑。

一二一。Mr. KYPRIANOU(賽普勒斯)：今晚我無意發表冗長的陳述。我已審慎聆聽 Mr. Denktas 提供的情報。但鑒於一個自稱係共和國國民的人膽敢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種種曲解附會的話及謊言，所以我將考慮最妥善的辦法予以糾正。我或須親自代表我國政府，闡明各點，包括提出若干文件。我或須請求您，主席先生，容許若干共和國人民前來向理事會提供關於各種重要問題的情報。我或須請共和國原籍不同的國民若干人前來理事會陳述。

一二二。我對若干方面向各位提供的“情報”，保留了我的立場，我現在要再談一下理事會當前的主要

問題。可否讓我引述一下我昨天發言時所說的話。我說我是相當勉強的提到這些事實的。我曾提到賽普勒斯的情勢已漸趨平靜，並說國內若干地區已恢復相當的秩序和常態。我還說：

“我祇希望我提到這些發展不致使土耳其政府不愉快以致會再藉其在賽普勒斯的武裝特務加緊其挑釁，以破壞現行比較平靜而有希望的空氣。”〔第一〇九八次會議，第一一八段。〕

一二三。昨夜的挑釁行動也許不是土耳其駐賽普勒斯的武裝特務幹的，但是發生的情勢還是與往常一樣。按照據我所知尚未經否認的各種報告，“載有部隊的强大土耳其艦隊今天在沿土耳其海岸距賽普勒斯不到八十哩的海上駛過，同時土耳其上議院還接到要求，請其干涉，以保障這一多事的地中海島嶼的和平”。通訊內還說“這次演習與兩星期前引起恐慌使人以為土耳其即將侵犯這個戰略性島嶼的演習相似”。報告內還說“參議員 Dakri Kaplan 在土耳其參議院內說‘馬卡里奧政權根本是不合法的，各保證根本不應干涉’。”

一二四。是以土耳其政府還在這樣用軍艦或用各種演習的方式，繼續在賽普勒斯境內，或其外圍，對其採取挑釁政策。我實在不懂是否絕對必須在安全理事會正在討論本問題時從事這種演習。

一二五。今天大家已經說了許多有關賽普勒斯情勢的話，事實上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以來大家已經說了許多關於此事的話。也許理事會應該知道一點賽普勒斯情勢的真相，聆聽一下事實——但必須是正確的事實。當他人歪曲事實時我們會設法發表各種聲明予以糾正。我們將繼續這樣做。但是我們雖這樣做，若干人士似已忘了賽普勒斯政府前來安全理事會的原因。

一二六。我們來此是因為我國受外來侵略受土耳其侵略的威脅。我們來此是因為我們認為不但理事會應保護賽普勒斯使其不受外來侵略，因為理事會有責任採此行動，而且因為非要採此行動否則賽普勒斯即不能有和平。別人在大聲囂嚷要求土耳其出來干涉的時候，賽普勒斯根本不能有和平。土耳其在煽動人民着其籲請土耳其發動侵略的時候，賽普勒斯根本不能有和平。

一二七。我深信安全理事會若決定保護賽普勒斯領土完整及獨立的話，必能恢復島上的和平。我們過去已屢次說明，為消除——我們認為沒有根據的——某種恐懼心理起見，我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成立一支

聯合國主管下的國際軍。若干人士意圖說我們想藉詭計不要任何部隊。我們認為賽普勒斯若受有保護，則根本無需部隊——但是我們仍準備接受這種部隊。不過，成立部隊並不是終極目的。成立部隊祇是恢復正常生活及秩序的辦法之一，你不能派遣一支部隊到那邊去三個月在該處恢復國內的正常生活而同時讓土耳其人覺得有權隨時在其認為適當的時候實行干涉。這種辦法是不會有任何益處的。

一二八。至於有人聲稱一俟有部隊在賽普勒斯駐留三個月，一俟我們得到了我們想要的決議案，我們即可在部隊撤退後，實行所謂屠殺土耳其人的這種意念，我可以說我們歡迎聯合國，甚至歡迎它在三個月之後，派遣觀察員，駐在賽普勒斯，監察該處的情勢。

一二九。最後我要聲明如下：我國政府尚在竭力設法制止賽普勒斯的流血事件，使其恢復正常生活。但是，為其他目的造成不正常生活的一國若覺得它可在認為適當時隨便侵犯賽普勒斯的話，我們怎能恢復該島的正常生活呢？

一三〇。我們已提供了我們的諾言，現在應由威脅賽普勒斯的一國提供其諾言了。然後可將雙方的諾言載入一件內中促請各方依聯合國憲章規定尊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領土完整、獨立及主權，亦不使用武力或威脅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內。然後聯合國部隊即可前往該處幫助賽普勒斯政府恢復國內的和平與正常狀況。

一三一。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現在已經很晚了，我祇擬簡短地說幾句話。假使我方才聽到的話真是使我們彼此隔離的原因，那末我想我們應能找到一種可以解決這種困難的途徑，我已一再在此解釋，土耳其對賽普勒斯實在沒有什麼領土要求。土耳其婦女每年生育的嬰孩即有賽普勒斯人口的兩倍，——我們領土的面積很大，對我們已很足夠，我們是這個共和國的創建者之一。我們希望它繁榮——而截至目前為止，我想我們業已證明了我們的心意。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到此地來試看我們能否得到一支國際軍。一個對其鄰邦居心不良的國家怎會要一支國際軍在那裏呢？但是，誰都知道，我從頭開始就奉本國政府訓令竭力設法想獲得這一支部隊。

一三二。我們常談到那些條約，而對方則認為那些條約都是對他們不利的。事實上，那些條約所載的恰恰就是 Mr. Kyprianou 方才所要求的那些保證。第二條怎麼說？它說：

“希臘、土耳其及聯合王國備悉本條的第一條所載賽普勒斯共和國所提供之諾言，承認並擔保賽普勒斯共和國之獨立、安全及領土完整...”⁴

一三三。我國政府已簽署這項條約，我們已提供諾言，我們將遵守我們的諾言。現在我再在安全理事會前重申這話。

一三四。所以，如果係因彼此誤會而使此次辯論如此拖延，那末我們現在必須立即達成一種切實的解決——設置一支國際軍以便維持內部和平，以便制止重演任何悲慘事件的可能性。

一三五。土耳其從未說過它認為可在它認為適當時隨便自由侵略或干涉。在這種鄭重的辯論內，我們不應該到任何一方未曾說過的話——尤其不應說這些話是我說的。總而言之，我要重申我方才念過一項條約的一條條文，而且我們已依這條條文承允提供恰恰就是對方所要求的擔保。而且我還要說土耳其代表團奉土耳其政府訓令在此工作，就是要竭力設法尋求迅速解決辦法，俾能派遣一支適當的國際軍前往賽普勒斯去。

一三六。Mr. KYPRIANOU (賽普勒斯)：僅為闡明起見，我是否可以了解說土耳其代表不反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內可以包括促請各方依聯合國憲章尊重賽普勒斯共和國的領土完整、獨立及主權，不對這種領土完整及獨立使用武力或威脅一段呢？

一三七。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我所說的話已正式載入紀錄，我想我們不能討論相隔如此遙遠的案文。我已很清楚地念過一段案文，且已載入紀錄，我所說的話完全歸我負責。

一三八。Mr. BITSIOS (希臘)：我覺得主席的工作現在已變得愈來愈容易了。鑒於土耳其代表已發表聲明，朗讀相關的保證條約第二條的規定——說土耳其已與其他各國一樣，承允擔保賽普勒斯的獨立與領土完整——所以，我看不出何以會有人反對促請各國尊重同一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決議案。當然，負有保護這種獨立與領土完整專責的人決不會反對別人尊重這種獨立與領土完整的。

一三九。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安全理事會歷次會議內，我們已聽到賽普勒斯政府代表團，尤其其外交部長 Mr. Kyprianou,

⁴ 參閱附註一。

及希臘代表，最後又聽到蘇聯代表團，提出一個適當的問題。

一四〇。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最後能否在此得到土耳其代表一個直接而清楚的答覆呢？對於土耳其政府究竟是否準備依照本組織憲章規定，聲明土耳其承允尊重賽普勒斯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問題，我們能否得到一個答覆呢？

一四一。Mr. MENEMENCIOGLU (土耳其)：我認爲我以前已經答覆過這個問題了。不過，我將盡力——極簡短地，因爲現在已經很晚了——再答覆一下。

一四二。我想業經說明，爲謀求覓致妥善辦法，使賽普勒斯問題達成美滿解決起見舉行了極激烈的討論之後島上兩社區，其母國希臘與土耳其兩國，及聯合王國已一致同意某種解決——即業已締有若干協定的解決。這些協定以理事會各理事熟知的方式與憲章發生關聯。這就是當時締訂使這個新共和國有機會可以繁榮並自立爲一個兩社區國的契約協定時的情況，而且關係各方當時擔保該國的獨立、領土完整及主權，也就是根據這種解決。

一四三。對於有人提出的問題，我已答覆，且已朗讀了條約中恰好答覆這問題的一部分，而且我還說這項條約是已向聯合國登記的有效國際文書——即使未向聯合國登記，這項條約仍屬有效——所以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因此，依照其規定，業已提供契約性質的必要擔保。一方照理應當採取若干行動，他方照理也當採取若干行動。安全理事會當然不是應當詳細討論這項條約的每一部分的地方，但是姑不論每一部分的內容若何，這項條約無疑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當賽普勒斯獲准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時，這些條約就是在本會議廳內向大家說明的，而賽普勒斯也是依照這些條約加入聯合國的。

一四四。我已經說過，土耳其是簽署國，所以土耳其接受該項條約下的一切責任與義務。當然，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我所說的話已載入紀錄，必須作爲一個整體來看。我認爲假使有人想把我所說的話斷章取義的抽出一部分來另作別用或使用諸如此類的策略，是不會促進我們的工作的，因爲，誠如我們業已說過，數在的情勢非常嚴重。凡要查看紀錄的人可以去閱讀我所說的話，把它作爲一個整體看，我堅持這點。

一四五。Mr. FEDOREN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很抱歉，不得不把我的問題的性質闡明

一下。我們覺得我們已把問題說得相當清楚，現在祇等土耳其代表的答覆。

一四六。現在牽涉的問題是我們組織的憲章，我們現在要土耳其闡明一下它對憲章規定的態度，它以本組織會員國之一的身份對本組織另一會員國——賽普勒斯共和國——所持的態度。

一四七。我們的問題根本沒有影射到所謂的一九六〇年條約。實在不能瞭解何以土耳其代表要一再回到某一條約上去。

一四八。我們要知道的，不是土耳其代表對他一再提到的條約所持的立場，而是土耳其對聯合國憲章所持的立場。土耳其代表說安全理事會不是討論所謂的一九六〇年條約的地方。不過，我們並沒有請他這樣做。我們已充分瞭解土耳其對這項條約的態度。我們等待的是對一個很清楚而且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問題的答覆。大家都知道，理事會已經接到了希臘政府對此問題的答覆。

一四九。我們欣悉，理事會上次會議中，希臘代表業以清楚言詞說明希臘政府對聯合國憲章與賽普勒斯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的關係，所持的態度。

一五〇。實在不能瞭解，何以土耳其代表甚至在此之後，仍不能提出一個像希臘大使提出的那樣清楚的答覆。

一五一。這就是我們之所以提出問題的原因，我們當然希望得到並聽到土耳其代表的清楚答覆：所以，究竟他對這個問題的最後態度是什麼呢？

一五二。我們是否最後可以聽到這個答覆呢？還是我們必須一再召開安全理事會，以便聽到他們對一個誠如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很恰當地稱爲重要問題，或非常重要的問題，的答覆。

一五三。Mr. KYPRIANOU (賽普勒斯)：土耳其代表曾說到母親們及繼母擬具一九六〇年條約的情況。但是事後已經產生了一個新國家，賽普勒斯共和國，也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我國就是以這種資格派代表在此出席會議的。

一五四。我察悉土耳其代表早些時提出的一點意見。假使我沒有聽錯的話，他說，他自己與他的政府認爲這些條約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假使他的政府認爲這些條約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那末爲什麼要反對在決議案內說應依照憲章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尊重賽普勒斯的領土完整與獨立呢？

一五五。Mr. FEDOREN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倘獲各位原諒, 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指出土耳其代表並未答覆蘇聯代表團, 或賽普勒斯外交部長及——我冒昧的說——希臘代表提出的問題。

一五六。Mr. MENEMENCIOGLU(土耳其): 安全理事會紀錄可以顯示我已答覆過這個問題兩次。

一五七。主席: 現在發言人名單上已無其他發言人。對於下次會議的日期, 我已徵詢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參照他們的意見, 我要建議理事會於三月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繼續審議本問題。

決定如議。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

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經售處均有發售。

請向書店詢問或逕函紐約或日內瓦之聯合國銷售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